

竹添光鴻批本《韓非子校注》評述

趙成傑

內容提要：依田利用是日本江戶時代著名的漢學家，其撰作之《韓非子校注》極少受到學界關注。原書朱筆點讀，欄外有竹添光鴻墨筆批校，寫作時間不早於1815年。竹添光鴻批語特點有八：明通假、出異文、辨訛脫、指異體、解疑字、通古音、析古字、考名物。《校注》訓解特點有二：一、博採衆長，從古注中約取精華；二、偏重文字聲韻之學，提供較為豐富的異文資料。因本書手稿未刊，前輩學者注釋《韓非子》沒有利用，本文推介或補其憾。

關鍵詞：依田利用 韓非子校注 竹添光鴻 批語特色 訓詁特色

東北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有《韓非子校注》（影印本）一部，該書係日本江戶時代中期著名漢學家依田利用撰注，由長澤規矩也、米山寅太郎編選，日本古典研究會於昭和五十五年（1980）影印出版，共二十卷，補遺、雜說各一卷。原書文前有長澤規矩也撰寫的小序一篇，文末有米山寅太郎的解題。又經日本著名漢學家竹添光鴻手批。卷前有“竹添光鴻之章”、“井井竹添氏之圖章”等印。是書乃國內不多見之注本，研究者也鮮有提及，惟日本學者町田三郎^①於“東京第七屆中國域外漢籍國際學術會議”上發表《靜嘉堂文庫藏未刊本依田利用撰〈韓非子校注〉》一文^②。日本古典研究會的影印出版對《韓非子》的整理研究以及學術史的發展都有重要意義。

依田利用（1782—1851），日本江戶時代著名漢學家，本姓源氏，江戶（今日本東京都千代田區）人，通稱太左衛門，幕府醫官，著有《玉燭寶典考證》十二卷、《古佚窺斑》八十卷等。^③竹添光鴻（1842—1917），本名竹添進一郎，字光鴻、漸卿，號井井、井井居士，日本儒醫，撰有《棧雲峽雨日記》《左氏會箋》《論語會箋》《毛詩會箋》等^④。

一、版本概說

《韓非子校注》共二十卷十二冊，最早收錄於靜嘉堂文庫中，《靜嘉堂文庫漢籍分類目錄》題“《韓非子校注》，（竹添光鴻手校本）二十卷補遺雜說各一卷”^⑤。陳啟天《韓非子參考書輯要》著錄為“《韓非子校注》，依田利用著，寫本未刊。”^⑥嚴靈峰《周秦漢魏諸子知見書目》著錄為“《韓非子校注》二十卷，依田利用，西元1905年。松平康國《韓非子國字解引書目錄》《諸子要目》並著錄。《要目》注‘未刊’。按：雲

南圖書館書目作《韓非子補遺》（民國鉛印本）。稿本。”^⑦是書學術界所知有限，又未刊行，清王先慎撰《韓非子集解》、津田鳳卿撰《韓非子解詁全書》、藤澤南岳撰《評釋韓非子全書》皆未錄之，實為憾事。

是書篇首有例言一篇，大抵略述所據底本、校注體例、參考資料種種。次附有《韓子篇目考》一文，考證自《漢志》到《四庫總目》（間有日本目錄著作，如《藤原佐世見在書目》）等各類目錄學著作中《韓非子》的版本流傳情況，並撰有較短的按語。版心下方有“樂志堂”三字，每半葉九行（縱27.2厘米，橫18.3厘米），乃依田利用之抄本。全書朱筆點讀，欄外有竹添光鴻墨筆批校，大抵引自蒲坂圓（松皋園）《增讀韓非子》、太田方《韓非子翼毳》、荻生徂徠（物茂卿）《讀韓非子》等著作。除有竹添光鴻之篆印外，還鈐有“松方文庫”、“靜嘉堂文庫藏書”等朱印。“松方文庫”為日本重要政界人士松方侯之文庫。此本現存十一冊，有一冊遺失，後為內藤湖南所得。

是書以南宋乾道元年黃三八郎刻本（次以清嘉慶二十三年顧廣圻覆刻本）為底本，參以道藏本、官本（昌平黌藏本）、趙用賢本（明萬曆刊《管子》合刻）、俞氏迂評本（明萬曆刊、門無子著）、張榜本（明萬曆刊）、凌瀛初本（明版）、趙如源王道焜本（明天啟刊）等版本，兼收盧文弨校本（清乾隆刊《群書拾補》），不收無注、刪節、坊刻等陋本。同時作者也參考了很多本國人的成果，如蒲坂圓《增讀韓非子》、太田方《韓非子翼毳》、物茂卿《讀韓非子》、戶崎允明《讀韓非子補》等著作。作者廣備典籍，逐字校勘，對經史子集各書所引之《韓非子》廣校異同，較太田方之《韓非子翼毳》更為精審。^⑧米山寅太郎云：“戰國策をはじあ史記その他，經史子集各書所引の韓子との比較も翼毳以上に精密である。こねを明・清の學者の成績に比し、もた翼毳その他の邦儒の書に較べて毫も遜色なく。”^⑨長澤規矩也博士曾評價此書乃邦儒經子注解中最为出色的一種。

卷末有《韓非子補逸》《韓非子雜說》二文。《補逸》主要輯錄散見於經史子集中韓子逸文，包括《淮南子》《新書》《說苑》等典籍；《雜說》是對《韓非子》某些問題做進一步探究。總體上看，兩篇文章價值一般。

二、批語特色

竹添光鴻是日本著名的漢學家，曾問學於清代經學大師俞樾，俞樾在其《棧雲峽雨日記》序中評價：“竹添井井以東國儒官，來遊中土，又非生長於斯者比。余初以為遊屐經臨，不過吟風弄月，排遣旅懷耳……而井井航海遠來，乃能於飲風衣日之際，紙勞墨瘁之時，歷歷指陳，如示諸掌，豈易言哉？是足以觀其學矣。”^⑩竹添光鴻深諳中國傳統典籍，四歲誦《孝經》、七歲習《通鑑》，著述甚豐，以“三箋”聞名於世。^⑪

《韓非子校注》批校時間不詳，全書墨筆批校，一千餘條，批語不僅引用日本人著作，如抄錄蒲坂圓、物茂卿、太田方、金谷世雄之著作，並標以“圓云”（蒲坂圓《增讀韓非子》）、“物云”（物茂卿《讀韓非子》）、“翼云”（《韓非子翼毳》）、“金谷

世雄云”(不詳)等語,也引用中國傳統典籍《左傳》《管子》《墨子》《穆天子傳》《素問》《漢書》《說文》《太平御覽》《古博經》、俞樾《韓非子平議》(標以“俞云”)等典籍,間有“鴻按”標記。

竹添光鴻非常重視字詞的訓詁,在辨析字義、考證古音、考察古義、考釋名物方面下力很大,李維棻先生曾考察其《左氏會箋》文字訓詁之特點,說“比例而知,觸類而長,藉以窺經,傳之義蘊”¹²。李先生之研究亦可為考察《韓非子校注》批語之語詞訓詁提供借鑒,此外林慶彰先生《竹添光鴻〈左氏會箋〉的解經方法》¹³、孫赫男《〈左氏會箋〉研究》¹⁴也可參考。

竹添光鴻批註《韓非子校注》大略有以下八個特點:

1. 明通假。如《難言》:“妙遠不測”,批云:“妙、眇通,遠也。”《有度》:“非者弗能退”,批云:“非、誹通。”《飾邪》:“是亡荆國之社稷而不恤吾衆也”,批云:“亡、忘通。”《內儲說上》:“哀公惧,自將衆趣救火者。”批云:“趣、促同。”《內儲說下》:“魯孟孫、叔孫、季孫相戮力劫昭公。”批云:“戮、勦通,並力也。”《外儲說左上》:“旦暮罄於前,不可類之”,批云:“罄、磬通。《釋名》‘磬,罄也’,《通典》引《禮記》盧注‘磬,麗繫也’。”《外儲說右下》:“故所遇術者”,批云:“遇、寓通,託也。”《五蠹》:“猶無轡策而御驛馬”,批云:“駢、驛通,《汜論訓》注‘駢馬,突馬也’。”

2. 出異文。如《和氏》:“貞士而名之以誑”,批云:“《太平御覽》作‘直士命之以慢’,《蒙求舊注補注》‘誑’作‘詐’,《新序》‘名’作‘戮’、‘誑’作‘謾’。”《外儲說左下》:“置鼓而歸”,批云:“《論語》‘詠而歸’,《釋文》鄭本作‘饋’,置鼓而饋謂每食伐鼓也。”《說疑》:“必下之不從法令,有二心無私學”,批云:“務、無古字通,《墨子》‘惟務’作‘惟無’,《列子》‘伯昏務人’,《莊子》作‘亡人’。”

3. 辨訛脫。如《亡徵》:“羈旅起貴”,批云:“起、超訛。”按:陳奇猷、周勳初、張覺等注未辨此誤。批語中還有脫文現象的,如《存韓》:“無感告人吾所問於女”,批云:“人下藏‘以’字。”《外儲說右下》:“不如則在延陵乘馬不得進”,批云“則當作敗。”按:津田鳳卿:“一云:則當作敗。”《外儲說右下》:“吏無私利而正矣”,批云:“正當作止,止已同。”批語中也有倒文現象的,如《忠孝》:“恃外不亂而治立者削”,批云:“治立誤倒。”

4. 指異體。如《南面》:“而輒小變而失長便”,批云:“輒或作輓。”按:太田方《韓非子翼義》:“賈誼《新書·道術》篇云‘臨制不犯謂之嚴,反嚴為輒。’輒或作輓。字書無輒字。‘輓’與‘輓’通”。太田方《亡徵》注“柔茹而寡斷”句云:“《通雅·釋詁》引《淮南子》曰:‘黎藿之生蠕蠕然,日數寸’。北魏呼‘柔然’為‘蠕蠕’,即蠕蠕,《北齊書》作‘茹茹’,蠕音栗,即栗字。方按:《字彙》‘栗’字云:楊升菴曰:古篆輓硬之輓,畏懦之懦,老嫩之嫩皆作栗。然是茹字與此數字一義也。”尹桐陽《韓子新釋》:“輒,即震,懼也。言懼變法之難。”此外,批語中還錄有“如字”,僅一見,如《內儲說上》:“不則恐惡於趙”,批云:“惡,如字。謂失趙之交也。”

5. 解疑字。如《外儲說右上》：“善持勢者，蚤絕姦之萌。”批云：“草之始生曰萌。”《外儲說右上》：“竊聞季為公甚，顧其人陰未聞耳。”批云：“顧，念也。”按：此批語有誤。顧，但也，轉折之詞。《外儲說右上》：“是臣乘君而下尚校也”，批云：“乘，陵也。”按：‘陵’乃‘凌’之誤字，凌，駕也。《外儲說右上》：“不能使人以半寸砥石彈之”，批云：“砥石，石針之砥礪者。”《六反》：“外國之置諸吏者，結誅其親暱重帑”，《校注》云：“帑讀為孥”，批云：“孥，妻子也。”又《亡征》篇《校注》云：“重帑即妻子也。”批云：“妻子人所愛重，為身重累，故曰重帑。”是也。《五蠹》：“背私謂之公”，批云：“公字，從八從厶，八猶背也。”

6. 通古音。如《難言》：“田明辜射”，批云：“俞云‘辜射即辜磔’，《墨子》中‘有司出其所治，則從淫之法，其罪射。’射、磔古音相通。”張覺《韓非子校疏析論》說：《周禮·秋官·掌戮》“殺王之親者辜之”注：“辜之言枯也，謂磔之。”《說文》：“磔，辜也。”段玉裁注：“凡言磔者，開也，張也，剝其胸腹而張之，令其乾枯不收。”由此可見，“辜”通“枯”，與“磔”同義。辜磔是古代一種剖開胸腹後將屍體張掛於外以示衆的酷刑。¹⁵《外儲說右上》：“使先呼而詘之”，批云：“詘謂屈曲，轉音聲也。”按：太田方《韓非子翼毳》云“或曰：詘，屈曲，謂轉音聲也。”

7. 析古字。《外儲說右下》：“田嬰令官具押券鬥石參升之計”，批云：“參，古累字，十參為累，小數之名。”按：《說文》以“參”為“𠂔”之別體，在晶部。金文作“𠂔”（𠂔鼎）、“𠂔”（克鼎）；《睡虎地秦簡·日書》作“𠂔”；《汗簡》作“𠂔”、“𠂔”等形。“累”字原作“𠂔”（《類篇》𠂔，或作累），《說文解字注》：“𠂔，十黍之重也。”

8. 考名物。如《喻老》：“以為象箸者必不加於土鍤”，批云“鍤，羹器。”《喻老》：“必將犀玉之杯”，批云：“杯，盛羹器。”《內儲說上》：“始鄭梁一國也”，批云：“魏都大梁，因稱梁。”《外儲說左下》：“君收其璽”，批云：“古者大夫之印亦稱璽。”《難三》：“鄭子產晨出，過東匠之間”，批云：“東匠，街名。”《五蠹》：“民食果蓏蜂蛤”，批云“《說文》‘在木曰果，在地曰蓏’；《玉篇》‘有核曰果，無核曰蓏’。”

竹添光鴻之批語富有新見，後世注家較少與之契合，其於《韓非子》融會貫通，詮釋之辭通貫古今，網羅群籍，兼採中日，於前人舊注，既有所本，又能引申發明。井井之批語乃《韓非子》研究史上不可或缺之文獻，當早日整理，嘉惠學林。

三、訓詁特色

日本學者的韓非子學研究成就卓著，成績斐然。據嚴靈峰《周秦漢魏諸子知見書目》統計，自18世紀以來，日本學者校釋《韓非子》的各類注本達八十餘種，其中一半著作都亡佚了。其中較有影響的有：物茂卿《讀韓非子》（1728）、太田方《韓非子翼毳》（1782）、蒲坂圓《增讀韓非子》（1802）、津田鳳卿《韓非子解詁全書》（1817）、藤澤南岳《評釋韓非子全書》（1884）、松平康國《韓非子國字解》（1910）。

依田利用《韓非子校注》寫作時間雖然不詳，但從行文上可看出，其所徵引的顧

廣圻著作的成書時間（1815 年）最晚，故《校注》寫作時代上限為 1815 年。

日本江戶時代（1603—1867）與中國清代（1644—1911）《韓非子》校釋年表¹⁶

與江戶時代注《韓非子》關係直接的版本成果			版本 1、清嘉慶二十三年（1818）吳肅影刻南宋乾道元年黃三八郎本；2、道藏本（1445）；3、張鼎文本（1561）；4、迂評本（1579）；5、趙用賢（1582）《管韓合刻》本；6、張榜本（1611）；7、凌瀛初本（明版）；8、趙如源王道焜本（明天啟刊）。		
日本江戶時代《韓非子》注釋年表			中國清代《韓非子》注釋年表		
作者	成書或刊行年代	書名	作者	成書或刊行年代	書名
荻生徂徠	享保十三年（1728）	讀韓非子	陳夢雷、 蔣廷錫	雍正四年（1726）	韓子匯考
芥煥彥章	延享三年（1746）	校定韓非子	盧文弨	乾隆五十二年（1787）	韓非子校正
太田方	天明二年（1782）	韓非子翼毳	張道緒	嘉慶十六年（1811）	韓非子選
蒲坂圓	享和二年（1802）	增讀韓非子	江有誥	嘉慶十九年（1814）	韓非子韻讀
蒲坂圓	文化六年（1809）	定本韓非子纂聞	黃丕烈	嘉慶二十一年（1815）	校宋本韓非子
津田鳳卿	文化十四年（1817）	韓非子解詁全書	顧廣圻	嘉慶二十一年（1815）	韓非子識誤
片山格	弘化二年（1845）	乾道本韓非子校刊	張文虎	同治十二年（1873）	韓非子校正
依田利用	約 1815—1851 間	韓非子校注	王先慎	光緒二十一年（1895）	韓非子集解
			吳汝綸	宣統元年（1909）	韓非子點勘
			于鬯	宣統二年（1910）	韓非子校書
			劉師培	宣統三年（1911）	韓非子斟補

《韓非子校注》的訓詁體例是每篇之下先列解題，廣備衆本，以示校勘；附有按語，闡明源流。特點大約有二：

1. 注釋博採衆長，從古注中約取精華。徵引古書百餘種，經史子集均有涉及，較之太田方《韓非子翼毳》資料更加豐富。如《二柄》篇注釋“而國中多餓人”句，注釋即達四百餘字，引用材料包括了《管子》《晏子春秋》《墨子》《尹文子》《群書治要》《荀子》《戰國策》《抱朴子》《風俗通》《新論》《魏書·李彪傳》、劉禹錫《蹈歌行》《野客叢書》《太平御覽》《西溪叢語》等文獻，較之《韓非子集解》《韓非子集釋》資料更為豐富，審讀更為詳細。依田利用之《校注》還注重句子之間的聯繫，如《外儲說右下》：“吏無私利而正矣”，《校注》：“案此段疑有闕誤，且不與經注合，俟考。”

2. 訓詁偏重文字聲韻之學，提供較為豐富的異文資料。文字方面，如《備內》篇“醫善吮人之傷”句，“《初學記》二十‘善’作‘蓋’，訛。‘傷’作‘暘’。《太平御覽七百二十四·緯略四》作‘醫善吮人暘’，《合璧事類前集》五十五作‘醫吮人之腹’，一作‘吮人瘍’，俱訛。‘暘’疑本是‘膿’字，形近而訛耳。‘傷’亦‘暘’

字，轉寫再誤也。”聲韻方面，如《十過》篇“昔者楚共王與晉厲公戰於鄢陵”句，《校注》云：“共或作龔，古字通。共王，莊王之子審也。厲公，景公之子州滿也。《史記》作‘壽曼’聲同。”又如《南面》：“而輒小變而失長便”句，《校注》云：“一本作輒，輒字，他書無所見，輒輒聲通，但於義無考。”作者在訓詁時還大量引用諸如《說文》《爾雅》《方言》《廣雅》《韻會》、慧琳《衆經音義》《經典釋文》等小學類著作。

依田利用《韓非子校注》之訓詁大都集釋前人之成果，間有新意，試舉幾例，比較此書與他書之不同。

例1：《韓非子·有度》：“故民不越鄉而交，無百里之感。”

“感”字吳本、張抄、錢抄、藏本、張本、趙本同，陳本作“蹙”。^{①7}“蹙”、“感”古音同屬清母覺部，可通。宋謝希深《韓非子注》“既任臣以公，則政平國理，人無異望，無外心，故不越鄉而交，所以無百里之感。”

1. 依田利用《韓非子校注》：“舊本戚作感，注同。一本作戚，今據改正。戚，親也，百里之親即外交也。”（日本汲古書院，1980年）

2. 太田方《韓非子翼義》：“感一作蹙。物氏（物茂卿）曰：感當作戚，親也。《老子》云：使民重死而不遠徙云云。民至老死不相往來。《管子·侈靡》篇云：告堯之時云云。人民之俗不相知，不出百里而來足。足當作蹙。”（日本富山房《漢文大系》本，1978年）

3. 陳啟天《韓非子校釋》：“戚，迂評本作蹙，茲從乾道本、趙本、凌本。《識誤》云：感讀為戚。《點勘》云：感、戚同字，《尚書》率籲衆感。”（上海書店，1940年）

4. 王煥鑣《韓非子選》：“感，同戚，憂感，勞苦，此句是說民人一心一意為國家工作，不到他鄉去結私交，所以沒有遠道奔走的疲勞或擔心。”（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

5. 張覺《韓非子全譯》：“顧廣圻說：感讀為戚。唐敬杲說，親戚也。全句譯為：所以臣民不到他鄉結私交，沒有百里以外的親戚。”（貴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

6. 陳奇猷《韓非子新校注》：“舊注既任臣以公，則政平國理，人無異望，無外心，故不越鄉而交，所以無百里之感。顧廣圻曰：感，讀為戚。吳汝綸曰：感、戚同字，《尚書》率籲衆感。奇猷按：感讀本字亦通，感，指弔死問疾，《後漢書·王商傳》：居喪哀感。弔死問疾，正是交字之義，若讀為戚，義為親戚，與交字義不甚相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7. 《韓非子》校注組等編《韓非子校注》（修訂版）：“戚，憂慮。所以臣民不到他鄉結私交，沒有遠道奔走的憂慮。”（鳳凰出版社，2009年）

按：段玉裁《說文解字注》：“戚之引伸之義為促迫，而古書用戚者，俗多改為蹙。戚訓促迫，故又引申訓憂。”先秦時期，詞義尚未分化，“戚”有“感”義，近也，引申為憂慮。《尚書·金縢》有“未可以戚我先王”，清華簡整理者認為感，憂也，今本作“戚”。《說文》引‘感’作‘戚’，唐石經亦作“感”，《古文尚書撰異》謂衛包改

作“感”。關於詞義，原整理者認為“戚，近也。”^⑮廖名春認為：“戚當為‘俶’之假借，與‘動’同義，打動。”^⑯陳民鎮則認為“戚讀為蹙，迫也。”^⑰（蹙，清母覺部；戚，清母覺部）。包山楚簡有“感”字，當與清華簡對讀。包山楚簡“少有於慝（感）躬身”，原簡作“𠂔”，原整理者讀為“憂”，陳劍先生認為此字可釋為“慝”，讀為“憾”^⑱。施謝捷先生認為此字為“悚”之異體，簡文中有“惶恐之意。”^⑲此說稍欠妥當，“先王”當指已故三王，文意乃指武王未亡，不能上天侍奉三王，三王不要因為武王沒有上天侍奉先王而憂慮戚戚，本字讀為“憂”為妥（宋蔡沈《書集傳》：“戚，憂惱之意。未可以武王之疾而憂惱我先王也”此說甚佳）。^⑳

“戚”當訓為“憂”，《韓非子》僅一見，這段的意思是百姓安安分分做好自己分內之事，沒有其他的憂慮。傳世文獻中還有很多“戚”訓為“憂”的例子，如《詩經·小雅·小明》：“心之憂矣，自詒伊戚。”《論語·八佾》：“喪，與其易也寧戚。”

例2：《韓非子·亡徵》：“羈旅僑士，重帑在外。”

1. 依田利用《韓非子校注》：“重帑即妻子也。《詩·常棣》‘樂而妻帑’，《毛萇傳》云：‘帑，子也’，韋昭注《國語》云：‘孥，妻子也。’《左傳疏》云：‘字書帑從子，經傳妻帑亦從巾。’”竹添光鴻批云：“妻子人所愛重，為身重累，故曰重帑。”（日本汲古書院，1980年）

2. 柿村峻《韓非子》：“妻子を外國においたまま。”（日本平凡社《中國古典文學大系》本，1968年）

3. 太田方《韓非子翼義》：“妻子在他國。”（日本富山房《漢文大系》本，1978年）

4. 陳啟天《韓非子校釋》：“重帑猶言重幣，謂羈旅僑士賄賂外國也。或謂帑、孥同，誤。”（上海書店，1940年）

5. 王煥鑣《韓非子選》：“重帑，重幣；在外，謂在外國。其重幣既尚放在外國，對於本國必然沒有繫戀之心。”（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

6. 張覺《韓非子全譯》：“《韓非子選注》（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云：‘帑，錢財’。”（貴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

7. 陳奇猷《韓非子新校注》：“重帑，謂富於錢帛。”（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8. 《韓非子》校注組等編《韓非子校注》（修訂版）：“帑，錢財。”（鳳凰出版社，2009年）

按：《韓非子》“帑”字凡兩見，均應釋為“妻子”。《說文解字》：“帑，金幣所藏也。”本義乃錢財，用作假借義（《漢語大詞典》也認為帑為錢財），傳世文獻如《左傳·文公六年》：“賈季奔狄。宣子使臾駢送其帑。”杜預注：“帑，妻子也。”《漢書·韋賢傳》：“罪人不孥，不私其利。”顏師古注：“重罪之人不及妻子，是不私其利也。”陳戍國《詩經芻議》：“通行本毛詩《小雅·常棣》‘宜爾家室，樂爾妻帑’，阮元等人《校勘記》云：唐石經‘家室’作‘室家’，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敦煌經卷P.2514‘家室’正作‘室家’‘帑’作‘孥’，是敦煌本亦可據也。毛傳：帑，子也。《釋文》：‘帑，依字吐蕩反，經典通為妻孥字，今讀音奴，子也。’……毛公當以帑為

孛之借字。作孛者為本字，敦煌蓋以本字代借字。”^⑳

依田利用《韓非子校注》在校勘、訓詁上創新之處略顯遜色，其訓解大都承前人之說，較少發揮演繹，體例與“集釋”相類，對查考資料意義巨大，在學術史有着獨特的地位。因本書手稿未刊，前輩學者注釋《韓非子》沒有利用，本文的推介或補其憾，希有識之士早日點校出版。

注釋：

- ①（日）町田三郎（1932—），日本著名漢學家，著有《林泰輔と日本漢学》（東京早稻田大学東洋哲学會，1984）、《韓非子》（中央公論社，1992）、《江戸の漢学者たち》（東京研文出版，1998）等著作，其中《江戸の漢学者たち》一書設專章《邦人の〈韓非子〉注》可參考，見連清吉《從螺旋史觀看中日文化的發展》，臺北學生書局，2002年，185頁。
- ② 王瑞來：《中國典籍與文化》1993年第2期。該文誤記為“町村三郎”，實為“町田三郎”。
- ③（日）山本巖：《依田利用小伝》，《宇都宮大学教育学部紀要 第1部》，宇都宮大学教育学部，1992年3月，37—49頁。
- ④（日）竹林貫：《漢學者傳記集成》，東京關書院刊，昭和三年（1928），1377頁。
- ⑤ 日本東京單式印刷株式會社，昭和五年（1930），449頁。
- ⑥ 陳啟天：《韓非子參考書輯要》，中華書局，1945年，26頁。
- ⑦ 嚴靈峰：《周秦漢魏諸子知見書目》（第三卷），臺北正中書局，1975年，367頁。
- ⑧ 關於太田方《韓非子翼義》之特色，可參看町田三郎著，連清吉譯《日本幕末以來之漢學家及其著述·服部宇之吉及其所編〈漢文大系〉》，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2年，177—199頁。
- ⑨（日）依田利用撰，長澤規矩也，米山寅太郎編：《韓非子校注》（全三卷），古典研究會出版，汲古書院發行，昭和五十五年（1980）。
- ⑩（日）竹添光鴻：《棧雲峽雨日記》，東京奎文堂，1879年，轉引自堀川英嗣《竹添光鴻及其〈毛詩會箋〉研究》，山西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1年，2頁。
- ⑪（日）堀川英嗣：《竹添光鴻及其〈毛詩會箋〉研究·竹添光鴻學術年譜》，山西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1年，62頁。
- ⑫ 李維榮：《竹添光鴻〈左氏會箋〉論評》，臺灣《大陸雜誌》1963年第10期。
- ⑬ 張寶三、楊儒賓編：《日本漢學研究初探》，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4年，47頁。
- ⑭ 孫赫男曾歸納《左氏會箋》注釋的八個特點：一、尚守求是精神；二、觀文為說；三、廣徵博引；四、未聞闕疑；五、會而通之；六、辨析考辨；七、注語詳贍；八、博綜兼採。
- ⑮ 張覺：《韓非子校疏析論》，知識產權出版社，2011年，45—46頁。
- ⑯ 本表只收錄注釋《韓非子》之存世著作，其他研究著作一律不收。
- ⑰ 張覺：《韓非子校疏析論》，76頁。分別屬：吳鼎仿宋刻本、張敦仁影宋抄本、錢曾述古堂影宋抄本、《道藏》本、張鼎文校刻本、趙用賢刊本、萬曆七年《韓子迂評》初刻本（陳本）。
- ⑱ 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中西書局，2010年，159頁。（日）星野恒校訂《漢文大系·尚書》卷七：“戚，近也。”富山房編輯部出版，昭和五十六年（1982）增補四版，15頁。
- ⑲ 廖名春：《清華簡〈金縢〉篇補釋》，孔子2000網，2011年1月5日。
- ⑳ 陳民鎮：《清華簡〈金縢〉集釋》按語，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2011年9月20日，15頁。
- ㉑ 朱曉雪：《包山楚墓文書簡、卜筮祭禱簡集釋及相關問題研究》，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1

年，496 頁。

② 施謝捷：《楚簡文字中的“棟”字》，《古文字研究》第二十四輯，中華書局，2002 年，379 頁。

③ 參見拙作《今文〈尚書·金縢〉異文校釋——兼論〈清華簡·金縢〉篇有關問題》，待刊。

④ 陳戍國：《詩經芻議》，嶽麓書社，1997 年，311 頁。

作者單位：東北師範大學古籍研究所